

荣译本《动物农场》中的语言结构对象顺应探析*

唐军, 李慧萍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关键词: 顺应论; 语言结构对象; 荣译本《动物农场》; 选择

摘要: 基于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提出的语言顺应论, 尝试从语言结构对象顺应的角度释读荣如德译本《动物农场》的翻译, 解析译者的翻译过程是一个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作选择的过程, 发现译本在语言结构对象上的成功顺应, 指出翻译过程中对原作以及目标语语言结构对象的顺应是译者成功译文的必要条件。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4-0517-05

The Adaptation Analysis of Structural Objects in Rong's Translation Version of Animal Farm
TANG Jun, LI Hui-p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009, China)

Key words: adaptation theory,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 Rong's translation of Animal Farm, choice

Abstract: Based on the adaptation theory proposed by the Belgian linguist Jef. Verschue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Rong's translation of Animal Farm from the angle of 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 which is one of the four perspectives of adaptation theory, illustrating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is a continuously choice-making process in the language use, thus discovering the successful adaptation of structural objects in Rong's translation of Animal Farm, and pointing out that the adaptation of structural objects both in the original work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s essential for a successful translation.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动物农场》是一部闻名世界的政治寓言小说。国内学者杨敏撰文分析小说中的语言与权力的关系^[1]; 许焕荣比较了该小说与《紫色》及《重访巴比伦》的认知构架^[2]; 刘广远还探索了该小说与《生死疲劳》的寓言性^[3]。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动物农场》的中文译本中, 荣如德的译本非常受欢迎, 荣译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较好地实现了动态对等原作。“语用学派认为翻译是信息交流活动, 注重语言交流中的运用效果, 强调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的同等效力。^[4]”荣如德善于运用各种四字成语, 在细节部分适当地增译, 使译文逻辑连贯不违背原作精神, 准确地再现了原文讽刺手法和寓言性。

翻译作为一种言语交际活动, “从所译文本

的取材到译语词汇句式的运用, 翻译行为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涉及对多种选择的确定。”^[5]²⁰同时翻译作为语言的转换过程, 必然会涉及到目的语的重构, 而译者对原语的语言结构之间作出顺应是目的语重构的一个重要方面。^[4]⁸本文选择顺应论的语言结构对象顺应角度分析荣译本《动物农场》的翻译, 意在指出译者翻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荣译本《动物农场》, 成功地兼顾了原作和目标语的语言结构对象顺应。

一、顺应与荣译本《动物农场》

维索尔伦认为“使用语言必须连续不断地做选择, 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 是由语言内部(即结构)的同时也/或者是语言外部的

*收稿日期: 2017-01-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点课题(GPA105048)

作者简介: 唐军(1972-), 女, 安徽霍邱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李慧萍(1992-), 女, 安徽宁国人, 硕士生。

原因所驱动的。”^{[6]65-66} 使用语言是一个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选择的过程。语言本身具备三种特性：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语言的这三种特性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维索尔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语言的四个不同角度，即语境相关成分的顺应，包括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顺应；语言结构对象的顺应，包括语言不同层面上的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即顺应是动态的，要放在语境和结构对象当中发挥其作用；顺应过程中意识凸显性方面的顺应。

“以语言使用的种种过程为中心的语用学，并不需要自己的基本分析单元，因为语言选择过程是在表现出某种变异性的所有结构层面上展开的。”^{[6]134} 结构对象包括不同组织层面上的“结构”，如语音、单词、从句、句子、超句等，其中超句往往由一系列话语束组成，也是语境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讲究语篇的连贯性和关联性。

语码和风格也属于此“结构”。语码指“一种语言的任何一种可以加以区分出来的变体，它涉及到：选择的系统性集合，而不管该变体是和某一具体的地理区域、某一社会阶层及某一功能任务相联系，还是和某一具体的使用语境相关联。”^{[6]138} 风格包括语码、修辞手法及句法结构特点。

语言结构对象的顺应是实现动态顺应的必要条件。译者在翻译时，要综合考虑语境因素和两种语言在结构对象上的差异。翻译过程中，是否保留原作的语言特色，是否采取目标语的习惯表达，是译者综合考虑后要作出的选择。荣译本《动物农场》语言风格保持了原作的拟人和比喻手法，语言精炼易懂。同时，也体现中文语言特色，比如译本中多次出现四字短语，而且译者在句子结构上也依据汉语表达习惯作了适当调整。荣译本中语言结构对象的动态顺应主要体现在原作风格和话语构建要素的顺应两方面。

二、荣译本对原作风格的顺应

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这些风格一方面让作品的面貌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往往和作品的主题也有密切联系。荣如德在翻译《动物农场》时，在语码、修辞手法和句法结构方面都分别体现了对原作风格的顺应。

(一) 语码

语码的选择是一个综合系统的结果，和语境有一定联系。荣译本《动物农场》中对语码的顺应不在少数。

例1 Why, work night and day, body and soul,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human race!^{[7]4}

毫无疑问，必须白天黑夜连着干，全身心投入工作，为把人类拉下马！^{[8]6}

例2 On it was pencilled the words: “Serves you right.”^{[7]62}

上面只有两个铅笔字：“活该。”^{[8]80}

例1中，why在原句中出现的略显突兀。但联系该句前一句“what then must we do?”^{[7]4}能分析出这一句是对该问句的回答。这句话是老少校在进行演讲鼓励动物们造反时所说的。Why一词非常口语化，它在老少校的演讲中有引起听众注意的作用，而且还发挥一定的衔接和过渡作用，提醒听众接下来所要说的就是对之前问题的回答。荣如德在将其翻译为汉语时，并没有直译为“为什么”，而是选择译为“毫无疑问”，以免中文读者感到莫名其妙。这样的译法看似与原文意思有差距，实则不然。因为这句话是对“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演讲中自问自答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放在回答的开头是很自然的过渡，强调这一回答的毋庸置疑性。荣如德的翻译在这一对应细节上既忠实于原作精神，又考虑到了中文读者的阅读反应。

例2中的serves you right是另一个人类农场主在拒绝给动物提供帮助，并在动物战斗失败所写下的话。既是在嘲笑动物的不自量力，也说明了人类农场主对动物农场里动物的厌恶之情。译者在翻译为汉语时，用了“活该”两个字，正是汉语中人们看到自己厌恶的人在遭遇失败时的表达。这两个例子中，荣如德没有选择直译，而是在全面系统地考虑语境情况下，选取了语码“毫无疑问”和“活该”，这种选择均与语境契合，译者的这种翻译选择也恰好成功地实现了语码层面的顺应。

(二) 修辞手法

《动物农场》中明显运用的修辞手法有拟人和比喻。整部小说都把动物当作人类在进行描写。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很大程度上保留拟人和比喻的修辞手法，这种语言顺应能较好地保证目标读者的阅读感受和原作读者的感受基本

相同。如下例所示:

例3 Boxer and Clover would harness themselves to the cutter or the horse? rake (no bits or reins were needed in these days, of course) and tramp steadily round and round the field with a pig walking behind and calling out "Gee up, comrade!" or "Whoa back, comrade!"^{[7]17}

拳击手和紫苜蓿自己套上割草机或马拉耙(嚼子和缰绳如今当然用不着了),踏着沉稳的步伐在地里绕来绕去,由一头猪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视不同情况吆喝“驾,加油,同志!”或者“吁,退后,同志!”^{[8]22}

例4 But the most terrifying spectacle of all was Boxer, rearing up on his hind legs and striking out with his great iron? shod hoofs like a stallion.^{[7]26}

但是模样最最吓人的要数拳击手,他后腿着地前身竖立起来,像一匹种马挥舞着钉有铁掌的两个大蹄子。^{[8]33}

例5 This time they did not heed the cruel pellets that swept over them like hail.^{[7]62}

此刻他们并不理会无情的铅沙弹像雹子一般在他们头上呼啸而过。^{[8]81}

这三个例子都采用了拟人手法。例4和例5中还运用了比喻。这些拟人手法和比喻手法的语言顺应应在荣译本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例3描写的是动物们辛苦劳作时,一只猪不停发号施令的场景。Calling out是拟人手法的运用,荣如德在翻译时选择将其译为“吆喝”,而一只猪的“吆喝”在汉语中也是拟人手法的运用。猪的趾高气扬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在处理Gee up和Whoa back,译者分别翻译为“驾”和“吁”,则充分表现出猪的丑恶嘴脸以及它将动物们完全当作劳作工具的心态,因为在汉语中,人类驱赶牲畜时会用到这两个语气词,译者翻译时的这种语言顺应成功地体现了原文的风格,并使目标读者获得了与原作读者相似的阅读感受。

例4描写了拳击手在和人类战斗过程中的表现和动作。like a stallion使用了明喻,译者在翻译时选择直译成“像一匹种马”,很好地表现出了拳击手战斗时的力量之大。例5也是描写人类和动物战斗的场景。英语like hail同样也采用了明喻,译者翻译成“像雹子一般”。荣如德翻译

时做到了修辞手法方面的顺应。使得中文读者仿若亲临战场,感受到战斗的激烈。这种语言顺应的翻译选择栩栩如生地传递了原作的神韵。

(三) 句法结构

荣如德的译本除了考虑语码和修辞手法的顺应以外,还兼顾到对句法结构的顺应。译者在翻译原作时,一些地方保留了原作所具有的句法结构。比如排比句式和there be句式。

例6 Let us face it; our lives are miserable, laborious, and short.^{[7]3}

我们还是实话实说吧:我们的生命是悲惨的,劳苦的,和短促的。^{[8]4}

例7 He stole the corn, he upset the milk? pails, he broke the eggs, he trampled the seed-beds, he gnawed the bark off the fruit trees.^{[7]47}

他偷吃谷物,倒翻奶桶,打破鸡蛋,践踏苗床,啃去果树皮。^{[8]60}

例8 There were shoutings, bangings on the table, sharp suspicious glances, furious denials.^{[7]85}

那里边有破口大骂的,有拍桌子的,有犀利目光怀疑对方作弊的,有气急败坏矢口否认的。^{[8]111}

例6中,原文是排比句,老少校一连用了三个形容词来描述动物们的生活困境:miserable, laborious, short。荣如德在翻译时,保留排比句式,对应地翻译为悲惨的,劳苦的,短促的,把动物们生活情况的残酷逼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例7中,原文也是排比句,描写所谓的背叛者雪球的一系列破坏行为,译者翻译时也保留了原作中的句法结构,“偷吃谷物”、“倒翻奶桶”、“打破鸡蛋”和“践踏苗床”这些翻译短小精悍,使得中文读者一眼就了解了雪球的破坏行为,感受到其他动物对雪球憎恨的程度快速升级。

例8中采用的则是there be句型,其对应的汉语结构为“……有……”,描绘了房屋内的猪和人类聚会的场景。译者在处理这个句子结构时,将其翻译为“……有……”的,保留了原作的排比句式,使中文读者看到领导者猪变成人类以后的一系列丑陋嘴脸,一连使用四个“有……的”,形象地呈现了房屋内的嘈杂和混乱不堪。这种对句法结构层面的顺应翻译,既有利于对原作意思的准确表达,又使中文读者真切感受到动物生活的苦难。

三、荣译本中话语构建要素的顺应

话语构建要素位于语言结构的不同层面上,“这些不同的层面是:语音、词素、词、小句、句子和命题。”^{[6]141}下文将从语音、词汇和句子三个层面来分析荣译本《动物农场》对话语构建要素的顺应。

(一) 语音

在英文原著《动物农场》中,有不少对动物所发声音的细致描写,荣译本《动物农场》中,译者也认真对待了这一现象,顺应了汉语中相应的描述声音的词汇。这种译法,有助于保留原作的风格和内容,也使中文读者能充分地感知到这种曾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声音,进而丰富他们的阅读体验。

例9 The cows lowed it, the dogs whined it, the sheep bleated it, the horses whinnied it, the ducks quacked it.^{[7]7}

母牛唱得是哞哞的低音声部,狗的哀叫适用于长腔,羊的咩咩、马的嘶鸣、鸭子的呷呷声,统统各得其所。^{[8]11}

例10 The hens woke up squawking with terror because they had all dreamed simultaneously of hearing a gun go off in the distance.^{[7]43}

母鸡惊醒过来吓得咯咯直叫,因为她们同时做了个相同的梦,听到远处一声枪响。^{[8]55}

例9描绘了动物们在听了老少校的演讲以及《英格兰的生灵》的演唱后,集体歌唱这首歌的场景。原文中,对于每一个不同的动物,都用了不同的动词来展示他们声音的不同特点。译者在翻译时,根据汉语中对这些动物发出声音的认识,较完美地进行了翻译,“哞哞”的母牛、“咩咩”的羊和“呷呷”的鸭等意象构建了每个动物为了歌词中美好生活而期待而吟唱的场景,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感受到每一个动物的热情和殷切期盼。例10是对母鸡惊醒后发出声音的描写,“咯咯直叫”的翻译非常符合汉语中对鸡叫声一片的描述。这两个例子都说明荣译本顺应了话语构建要素中对语音要素的构建。

(二) 词汇

词汇是话语构建中的另一个要素。在创作的过程中,对词汇的选择关系到作者是否能够准确地完美地呈现他的思想。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要非常重视对词汇的选择。荣如德在翻译《动物农场》时,很显然在这个方面下了功夫。

例11 Embolden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windmill, the human beings were inventing fresh lies about Animal Farm.^{[7]46}

风车坍塌使人们的腰杆子又硬了起来,他们正在炮制种种新鲜出炉的谎言,都与动物农场有关。^{[8]58}

例12 The grass and the bursting hedges were gilded by the level rays of the sun.^{[7]53}

来自水平方向的脉脉斜晖在草地和苍翠欲滴的树篱上抹了一层金色。^{[8]68}

例13 If Pilkington and his men would help them, the day might yet be won.^{[7]61}

要是皮尔金顿能带人前来增援,动物农场也许还有可能反败为胜。^{[8]80}

例11中,原文是对动物们辛苦建造的风车倒塌以后人类反应的描写。invent本意是制造、创造的意思,若直接翻译为“制造谎言”在语意是可接受的,但是联系具体的语境,会发现这样的翻译无法体现出人们迫不及待地很快地编造各种谎言的心态。荣如德将其翻译为“炮制”,看似有些过译了,实际上却很好地表现出人们的迫不及待和添油加醋,让读者看到谎言散播泛滥并将有可能愈演愈烈的态势。

例12是对动物们趴在小山丘上所见景色的描写。荣如德将gilded翻译为“抹了”,带有拟人手法,使得美景充满灵动。例13中,是对动物们在战斗中希望得到人类帮助的心情描写。荣如德把help翻译为“增援”而不是“帮助”,非常符合当时动物们明显处于下风的境况,同时也告诉读者这的确是一场激烈的战争。如果译者只是将其简单地翻译为“帮助”,则无法在译文中再现动物们处于弱势的实际情况。

上例分析显示荣如德充分考虑到了语境,在词汇的选择上成功地做到了话语构建中的词汇顺应。

(三) 句子

英语是一门讲究形合的语言,句子结构上往往会有明显的连接词出现,例如and, but, or等词汇,而汉语却是一门讲究意合的语言,在形式上没有很多连接词。这就导致“某个词的语法意义使其可能很难在目标语中找到一个具有相同语法意义的词来翻译。”^{[9]1}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

注意两种语言的这种差异。

例 14 Remove Man from the scene, and the root cause of hunger and overwork is abolished for ever.^{[7]3}

只要把人赶下台,造成食不果腹和过度劳累的个人本原因便可永远铲除。^{[8]5}

例 15 It was feared that the men might have harmed her in some way, or even carried her off with them.^{[7]26}

大家担心那帮人会用什么手段伤害她,甚至把她掳走。^{[8]35}

例 16 But Napoleon was too clever for him.^{[7]60}

可是拿破仑太聪明了,岂会上他的当。^{[8]78}

例 14 中,原文出现了链接词 and,用来连接两个分句,指出了把人类赶走以后的美好蓝图。但是在将其翻译为汉语时,and 在这种情况下却找不到对应的词,不能直接翻译为“和”。通过分析原文的句法结构,发现这句话在意思上有条件句句式的特点。荣如德在翻译为汉语时,用了“只要……就……”这一汉语中用来表示条件句的结构,很好地解决了译文在这两个分句上可能会出现语义断裂的问题。

此外,英语中经常会出现形式主语 it 作句子主语的结构,以避免句子的头重脚轻。但在汉语中,却没有这样的形式主语,汉语更习惯直接用真正的主语作句子结构的主语。例 15 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原句是用 it 作形式主语,men 才是真正的主语。译者在翻译为汉语时,直接将 men 提前,翻译为“大家”,更加顺畅自然。

例 16 体现了英语介词的妙用,译者在翻译 for 时并没有将其翻译为“对于”,荣如德虽然在形式上看似省略了介词所表达的这一层意思,在内容上却通过增译很自然地将其表达出来了。他的译文,体现了拿破仑非常聪明的事实,同时“岂会”这一个词的添加更加展现了拿破仑自以为聪明的洋洋得意。

以上翻译说明了译者综合考虑了英语和汉语各自的特点及差异,很好地顺应了句子结构,使得译文更加通顺流畅,更加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四、结论

《动物农场》是乔治·奥威尔所作的一部反极权主义的政治寓言小说。译者在将其翻译为中文时,显然不能忽视这一主题。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考虑汉英的语言差异。分析发现荣如德的中文译本在词汇,句子,修辞手法等各个语言结构层面上都实现了顺应,既很好地保留了原作风格、突出原作的精神和主题,又符合汉语的文化语境和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阅读心理,实现了中文读者和原作之间成功的交流。同时,对荣译本《动物农场》中语言结构对象的动态顺应解析也体现了维索尔伦的顺应论对翻译有着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对解读翻译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有很好的阐释力。译者在翻译时,必然要考虑到如何尽量减少两种语言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可能造成目标语读者理解上的误区,关注两种语言在语言结构对象各个层面上的差异,因此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在选择如何翻译时会不断地作出协商和选择,最后实现各种层面上的动态顺应。

参考文献:

- [1] 杨敏. 穿越语言的透明性——《动物农场》中语言与权力之间关系的阐释[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6): 153-158.
- [2] 许焕荣. 隐喻小说认知构架探析[J]. 外语研究, 2013(3): 48-53.
- [3] 刘广远. 动物小说的寓言与现实存在的隐喻——以《生死疲劳》与《动物农场》为例[J]. 小说评论, 2010(2): 17-22.
- [4] 戈玲玲. 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兼论语用翻译标准[J]. 外语学刊, 2002(3): 7-11.
- [5] 宋志平. 翻译: 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04(2): 19-23.
- [6] 维索尔伦. 语用学诠释[M]. 钱冠连, 霍永寿,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7] George Orwell. Animal Farm[M]. Shanghai: Yilin Press, 2011.
- [8] 奥威尔. 动物农场[M]. 荣如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 [9] 韩江洪.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导引[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 荣梅